

碧

海

學

說

全

特41  
233

014598-000-9

特41-233

碧海學說

内藤 耻叟/著

M30

ABB-1020





碧海學說

西夏

碧海 內藤正直



生民之道莫急於學。而為學有三焉。治世之術莫急於教。而為教有四焉。何謂三學。曰國學也。漢學也。西學也。何謂四教。曰神道也。儒教也。釋氏也。耶蘇也。其所謂國學神道。我神聖之所訓。術古有之。人宜學。固不俟言矣。次則漢學。儒教。可資以明我道矣。次則釋氏之所唱。由漢學而通。次則耶蘇之所說。是西學也。二者大旨與我道異矣。但其儒佛耶蘇者。外人之所傳。以浸染我人心。學者不可不知。而其說之同異。正邪。是學者所須研鑽。缺一不可也。夫國學之本在明國體。奉祖訓。如言語文辭。則其餘蹄也。漢學之務在審倫理。講治術。如訓詁



碧海學說

由友所與可題本

碧海 內藤 正直



生民之道。莫急於學。而為學有三焉。治世之術。莫急於  
 教。而為教有四焉。何謂三學。曰國學也。漢學也。西學也。  
 何謂四教。曰神道也。儒教也。釋氏也。耶蘇也。其所謂國  
 學。神道。我神聖之所訓。循古有之。人々宜學。固不俟言  
 矣。次則漢學。儒教。可資以明我道矣。次則釋氏之所唱。  
 由漢學而通。次則耶蘇之所說。是西學也。二者大旨與  
 我道異矣。但其儒佛耶蘇者。外人之所傳。以浸染我人  
 心。學者不可不知。而其說之同異正邪。是學者所須研  
 鑽。缺一不可也。夫國學之本在明國體。奉祖訓。如言語  
 文辭。則其筌蹄也。漢學之務在審倫理。講治術。如訓詁



詞章則其末術也。西學之用在資以富財利強兵威。如窮理辨物則其小節也。人苟立其大者則爲大人。如其末者小者往自了焉耳。要之。學在成德達材以供邦家之用而已矣。教在扶正排邪以立人道之範而已矣。若夫阿世曲學。與人浮沈。汎然無主。供他驅役者。非吾所知也。抑古人之所志則大矣。固旣欲爲天下明大義。爲萬世啓正道。爲生民開太平。爲邦家謀富強。是其所以成大功立大業者。誠有其素也。今也修學者則不然。父兄之所勗。子弟之所期。常甚卑而極小。其不能致光明正大者。職此之由。故爲國學者。拘語格。流文華。爲漢學者。泥訓詁。溺詞章。爲西學者。馳空理。弄虛論。凡此類何足以供國家之用也哉。又奚得立人道之範也哉。苟循

此道而無變。何日得東方出聖人。以壓宇內之民。噫亦可悲也。若夫學之醇漓。關國家之盛衰。教之正邪。致人道之污隆。則學者之所志。固宜務本而及末。扶正而排邪也。而今顛倒如此焉。是余之所以作此說也。

資漢學以明神道者。是之謂正學。是我先君烈公弘道之正旨。而吾人之所宜紹述也。昔者世之談神道者。必附會儒佛之旨。牽強杜撰。以粉飾古言。謂不如此則不足以抗彼二教。殊不知祖宗之訓。旣發人道之大端。大者旣立。則小者咸舉。固不須曲說細論也。然祖宗之立訓。其爲意洪大宏遠。而其爲辭也簡約。故人遽聞之。或以爲未足。是其所以牽強附會。元非無故也。雖然。學者能資之於孔子經典。藉以說我道。則其精微之旨。明瑩



透徹。固不待牽強。而彰然較著。無復餘蘊矣。是吾資彼以明神道者。固不待粉飾也。古者神聖立國體。以爲彝倫之本。彝倫叙而國體益嚴。彝倫神即道。神聖之訓。因以行焉。故謂之曰神國。而神即聖。人道之明。與周孔之教。前後同揆矣。但我祖宗立極。寶祚之隆。與天地無窮。而彝倫之明。與日月同照者。實基於國體。而徵於人情。彼易姓革命。天子之位。視如傳舍者。實本於應天順人之旨。禪讓放伐。延爲篡奪之端。數千年之後。終舉其土地人民。爲胡狄之有。是所以彼立教大不及我者。末流懸隔。不啻霄壤也。學者能辨此義而不失。然後執彼精者善者。以用之我民。亦奚不可之有也。要在淘汰棟擇。以爲斯道之資而已矣。固非舍此從彼。悅異慕外之謂。

也。儒道旣然矣。其他小道。唯擴其可擴。用其可用而可也。抑談古者特仇視儒佛。如水火不相容。常斥以爲異端邪說。而靜聽其所言。則却竊剽取之。說禍福之所由。以混彼天命之論。論幽冥之分。以交彼輪回之談。又竊假老莊之說。以爲恬淡無爲之言。至其甚者。則以天主爲吾神聖之異稱。是皆我史典所不言。一誣以臆說。蓋亦不深考之謬也。無乃矯枉過直乎。門人子弟或信爲然。其害尤甚。不可不辨也。故曰。審倫理之精微。講治術之得失。漢學之所長。長國財。利器械。西學之所至。苟能擇而取之。以之立教正俗。以之富國強兵。併容包含。謂之正學。又謂之大道也。唯其取捨之際。學者不可不深思焉耳矣。



神聖立極。最重君臣之義。悖父子之親。是所以立國體。叙彝倫也。夫我國則祖宗之國。而民則祖宗裔。統之者我君也。臣之事君。萬古一定。永遠不變。則自祖先至子孫。亦共奉一君。以傳萬世。親々之悖。固其所也。次則儒教。周孔之所述。以孝爲先。彼其君臣之義。在古一破。不可復修。則勢之所至。不得不以孝爲先也。次則佛教。以三寶爲重。四恩以護之。次則耶蘇奉天主。措之君父之上。其說最迷謬。大害於我道。由是觀之。我東方神道最醇。愈西則愈漓。風氣之所致。殆非人力矣。而今西之邪者。勢頗熾盛。將來侵東方之正。學者閉道之方。不可不講焉。思而至此。誰不寒心。然學者慮或不及之。使彼邪言肆入我民而不能一言距之。或相率爲禽獸之徒。豈

不可甚耻也哉。夫西學之可取以補我短者多矣。採其長而用之。固可也。何必併其邪言而信之。以害我大道之爲哉。今後若使彼最漓之言。害我最醇之旨。則安知神明之國。亦不變爲禽獸之野。忠孝之民。亦悉爲悖逆之人。然則三學之主旨。宜深窮焉。而四教之邪正純漓。不可不痛辨也。

夫教者。所以保國。學者所以修身。若其教而不足以保國。學而不足以修身。則雖曰學曰教。亦奚足貴也哉。夫釋氏之國。既爲英之屬。儒教之域。亦爲清所併。耶蘇之地。久爲他人之有。獨千古巍然。未曾爲他國所犯者。則唯有我神道之國而已矣。是可輒見正邪純駁。亦何須多言也。而其所以然者何耶。蓋以曰儒曰佛者。皆於忠



孝有所虧。而曰耶蘇者。亦最極汚蔑大倫也。我友莊司秀鷹嘗曰。教之正邪。徵之其國之治亂。而明白不可掩焉。洵然矣。人或不察。尙論優劣。嘖々焉不知所底止。甚也哉。惑之難解。而迷之不悟也。

余常謂國體與神道相資而儼存焉。儻夫無神道則國體不立焉。無國體則神道不行焉。何以言之乎。曰天地剖判。始有主宰之神。以照臨下土。次有產靈二神。以煦育生民。是天地既開。則先有君主。上下之分既定。所謂自天地之始。君臨二神輔相。發育萬物。猶祖先構一室。以生養衆子孫。子孫團樂以事其祖也。民皆其所生。而地皆其所開也。至于天祖舉而授之于天孫。以爲萬世億兆之君主。是我國體也。因詔曰。豐葦原瑞穗國。是我子孫

可王之地。寶祚之隆。當與天壤無窮也。又曰。視此寶鏡。當猶視吾。授以神器之重。以爲天位之信。永絕窺窬之萌。杜禍亂之源。且教以慎祭祀。尙武威。重民命。皆所以定民志。保太平。是我神道也。而其嚴國體。所以致寶祚之隆。而其明神道。所以教民心之正也。於是乎國體尊嚴。而寶祚至隆。神道明著。而民心至正。是我祖宗之立極垂統。經緯人道者。所以傳之千萬世而弗墜也。然則國體與神道相資而儼存者。孰謂不然也哉。後世倡神道者。不知其原於國體。私爲小道。與他異端邪說對立。遂至與儒佛耶蘇之說相比。或陰假其說。以飾我神道。何其謬也乎。俗吏武人。亦不知道。隨而同視無別異。其汚辱神明。莫甚於此焉。夫儒佛之國。國體不立。不足以



正民心。故其國皆滅。土地人民舉爲他人之有。言論雖高乎。皆是虛論也耳。其實則既喪矣。其源則既涸矣。其末流之害。有不忍言者也。如耶蘇之教。階亂釀禍。使其民肝腦塗地者。其爲邪惡。固不待論也。唯吾神聖之國。神道與國體並立而相資。以至于今日。千萬世如一日。後益極盛大者。是宇內萬國之所無也。然國體之嚴。賴民心之正而立。爲之臣子者。豈可不深思熟慮也乎。神道之名何由而生也。曰。我神聖之所訓。故曰神道。非別有深義也。神聖既本此國體以立此道。道即人倫。最重忠孝。傳之聖子神孫。以爲正民心隆寶祚之具。則神道之立。祖宗之所定。固非儒佛之類也。儒也者孔子之教也。佛也者釋氏之法也。爲之祖者皆出于臣民。而從學

者倡之。固不與其國體關矣。視之於我神道原於國體。而出於祖宗之訓者。誠有霄壤之異也。

神道之實。何由而行也。曰。有國體而爲之本。有人倫而爲之經。與寶祚共存。而與人心同行。君父同祖。而忠孝一本。是神道之所以由行也。蓋人民之祖。皆出自天神。而同事天孫。追孝于祖先者。所以致忠于君主。忠者必孝。忠孝無二。而臣子之誠一也。是其所以永行而不墜。人由君父而生。君父者臣子之本。故臣子之事君父者。皆報其生養之恩也。顧無他義焉。故苟使君父不同。其祖則此義或礙焉。凡萬國之民。其所君者父祖之所仇視。彼來侵我國。以奪吾地者。今吾事之。自祖先視之。固非其君矣。則君臣之情。自不得不愉。亦其理勢也。視之



我君父同祖。上下一種者。蓋大有間矣。  
神道即人倫。人倫之外。非別有神道。後世奉職祭神者。  
嫌其平易。以神道爲神異不測之道。以嚇愚民。比比皆  
然矣。是所謂巫祝神道。固不足深論也。唯其陽爲神道。  
陰假儒佛。以牽強附會者。最害於斯道。夫古史之所不  
言。妄作誣言。以污蔑神祇。何所底止。其甚者。至有以天  
御中主神爲胡鬼之異稱也。雖平田氏之流。或不免此  
謬妄也。不可不深辨也。

天祖之垂訓。簡而明。約而盡。大小巨細。無所不包含也。  
後人或憾其言過簡。是以博會之說興。而牽強之論多  
矣。殊不知其言簡故所核甚大。其言約故所及益博也。  
若使我祖訓。事事而舉之。如後世功令。數千言之多。猶

有所未及也。孰如提其大要。數言而盡。使後人有所啓  
發自得。其味無窮乎。

所謂國體之立。神道之行。皆我人情之所安。循古有之。  
天祖之垂訓。亦因其情而導之耳。非強之以所不安也。  
又且舉其大者。使人尋繹。而不責以小節細故。是以其  
大者旣舉。而小者咸治。固不待多言也。後人不曉。事事  
而析之。曰是仁也。曰是義也。曰是父子有親也。曰是君  
臣有義也。一一列舉。與彼名教抗爭。可謂徒勞無益矣。  
天祖之紀。史舉其功德。叙立訓建極之大旨。是其最盛  
者。而慎祭祀。重民食。居其次。祭祀者所以正民德。而食  
者所以厚民生。其功德遠大者。莫如此二者。故後世之  
祀典。亦以大嘗爲最重。其意專在重民食。使民不思其



祖而安其生。幽明無憾。神人感通。正德之教。與利用厚生之政。兼舉無遺。其義大矣哉。

孔子祖述堯舜而堯舜讓位。憲章文武而文武革命。是其立國之道。既與我道乖。雖孔子不能如何之也。故自古假天命以掩其迹。曰順天也。誣人事以托其理。曰應人也。所謂順天應人。其言雜美乎。其君自害倫理也。舊矣。以求民心之服。豈可得也哉。且夫天也者。蒼々之物也耳。非有主宰也。所謂上帝。亦人之所名也。今也放君弑主。非民之所樂。假天以免其指斥。自稱天子。何其傲也。臣亦傲其尤。叛亂相踵。悲哉。天子之稱。始于殷湯。見于孝經疏。蓋古傳說也。或曰。禪讓革命。其道既非矣。則儒者所言。皆不足信歟。曰否。其所說人道之精微。廣大。可資以助我道者甚多。

矣。何必排之哉。是我先皇之所以資以贊大猷。固有深意。惟其取捨之方。蓋最致意。具有權度而存矣。或又曰。權度何在。曰。以我國體爲權。可知其輕重矣。以我神道爲度。可知其長短矣。

慎祭祀。儒者亦有其說。所謂郊祀禘嘗。與我禮相似。如何。曰。其禮備矣。其義亦精矣。惟其所祀。神皆虛構。五帝六宗之類。皆出自理想。非實有其神也。是與我所祭祖宗實有功德者。固異其撰矣。夫我所祀者。皆實有功德於國。而有恩於我民者也耳。

百姓不親。五品不遜。舜之所大憂也。故孔子之教。以順爲先。以民用和親。上下無怨。爲功化之極致。所謂天下和平。災害不生。禍亂不作。明王之治。莫至於此。故曰。君



子務本。孝弟爲仁之本。爲人孝弟而好犯上作亂者。未之有也。是其尊々親々。並立而兼施者。與我祖宗立極。忠孝無二之大旨。如合符節。蓋其仁民愛物之念。亦與我祖宗之仁同也。

或又問曰。神道之大。與國體並立。旣聞命矣。然是皆大道。關於邦國者也。若求之於一身。脩爲之方如何。曰。國與家奚異。夫國以君爲天。家以父爲天。故以事君之誠事父。是孝也。以事父之誠事君。是忠也。忠孝旣誠。內外一致。其愛妻子。友兄弟。皆所以致此忠與孝也。自是以往。凡百之事。以孝爲本。孝即仁也。仁孝一本。周孔之道爲爾。孔子立教。如仁義禮智勇剛直信之類。皆是忠孝之餘事。人而不忠不孝。雖學貫天人。又何足見也。但祖

宗之訓。簡約明盡。兒輩若苦難入。則求之於孝經論語二書。綽然有餘矣。如西洋耳學之徒所言。固不足學也。又曰。自孔子旣沒。諸家競起。其言多端。博學則惑。如其辨白折衷。何以爲準。曰。人之行。莫大於忠孝。是我祖宗所立。以爲百行之本。百家之說。雖多乎。以忠孝爲準。以辨析之。其善惡是非。明晰無遁形矣。人或曰。百家之說。以事理二者爲準。以定其正邪。而其所謂事理。亦何所準。要之私論也。不如以忠孝爲準。之明確有據也。

佛老之害。漢土最甚。我邦則固無老莊之害。佛氏之說。亦不至太甚。蓋佛老之書。或幻怪詭譎。或淳樸無華。魏晉以來。儒者譎張誇飾。是其害所以太甚也。我邦則不然。幸無學者爲之傳會者。且其所謂宗祖大師者。皆中



有所畏憚。不至放言無忌。如彼悍然。蓋以我國體尊嚴。人心純正。使之不得不然也。我祖宗之立極垂訓。於是乎大見其效。且歷朝崇佛。皆出於愛民之仁。以佛爲禳災祈福之具。偏期其法力之有驗耳。則其害之所及。不至太甚。固其所也。

人生以祖先之遺體。事祖先。祖先即其身之所由本也。故生而報祖先是人生之至道也。異端之徒。不知此義。專以死後禍福爲重。別設一胡鬼爲造化之主。使人棄其祖先而不孝。輕其君主而不忠。不忠不孝。以媚胡鬼。曰。人死後受其審判。善惡之報始定。是皆人之所不耳。聞目見。渠誣言以惑人。其悖人情也甚矣。於是乎人之所宜重。受恩最大者。皆棄而不省。唯知有天主。而不知

有君父。苟死而有福。可生叛君父矣。是教人以不親不遜。而勸爲禍亂者也。故人苟崇此教。則君父之恩。皆爲胡神所奪。而君父皆失其所以爲君父。祖宗立極之意。蕩然而盡矣。忠孝廢而人紀紊焉。其害之大。古今未有其比也。而世之修西學者。或視爲正教。而奉之以欲導此民。相率爲無父無君之賊。而不知耻。務使朋類陷溺。不知出。其意竟以亂爲樂者也。何其不仁之甚哉。

人之性也善。生而愛其父母。長而敬其君。自然之至情。愛父母而及其祖先。敬君而欲其永世。是亦性情之所同然也。祖宗之立極垂訓。皆循此性情而行者。故其感孚之捷。如影形之相從。決髓徹骨。經千萬世而不渝。寶祚之隆。與天壤無窮者。職是之由。今也有耶蘇。其所說



務輕君父。稱之曰假父小君。至其大者真者。則一歸之於天主者。苟得容於天主。寧虐君父而不爲逆。是其最悖於人性者也。故始唱性惡之旨。曰。人生而有罪。非求救於天主。則不免禍害。是以使人先自悟其罪之大。深自愧恨。然後其說始行焉。意在棄人生之道。僥死後之福。是皆誣人以其所不見聞。使其眩惑益甚者。視之於我祖宗之訓。以敬君愛父爲主者。實如冰炭水火之不可相容矣。人々自省。必知其邪說可畏矣。固不待余之喋々也。然學士太夫。或信之而不疑。抑其失心者也耶。要之非大姦則至愚也耳。

夫人事君則致其身。事父則竭其心。是皆人情自然之感。國體之所由立。神道之所由行也。邪徒則反之。但知

事天主而不知有君。唯畏死後而不顧生道。視至尊至親。無異路人。是其所行。無君無父也。行而無君無父。則人道滅絕。相率爲亂臣賊子。可不畏哉。大抵正道不明。則邪說不息。邪說不息。則人道皆廢。正邪之別。國體汚隆之所關。神道存滅之所由也。此余之所以大懼而不容不辨也。

天祖以神器授天孫。以爲天位之信。曰猶視吾。蓋親愛之至也。言約而義精。莫復尙焉。後世說之者。以其簡約無施于口舌爲憾。故傳會其義。曰瓊妙。劍斷。鏡明。或云慈悲。正直。決斷。或云修身。致知。正心。又曰象三光。或曰則三才。張皇文飾。不勝纒舉。蓋皆取之於儒佛。以逞私辨而已。謹考天意。恐不然也。惟其手親授受。副以謨訓。



所以使聖子神孫。佩服寶重。體遺訓而不能忘。保先業而不敢懈。何必比物連類。以寓鑒戒者也乎。以之同牀共殿。視同至親。則精靈昭明。儼在左右。敬愛之誠。油然而生焉。悽愴之感。惕然而發焉。貽範由之而傳。君道由之而明。不獨杜窺竊。絕禍萌也。何必待一々指摘。以稱揚其義。顧其所臨天下蒼生。亦稱曰大御寶。以愛重之。與三器同稱曰寶。是可以見天意之所存。重在保業愛民也。夫民也者。祖宗之所愛育。而傳以守大寶者。視之於神器。殆無輕重也。亦可知矣。

神道之實。行於上下。見於即位宣命之文者。可以見其概焉。於繼天業也。曰貴。高。廣。厚。於治國保民也。曰齊。平。惠。撫。二者是君道也。而報祖脩德之孝。寓焉。其諭王臣

百官則曰。明。淨。直。誠。勤。而匪懈。是臣道也。而奉上効節之忠存焉。是皆古義之所在。本於國體。而生於祖訓。傳之萬世。儼然不可易焉。其所謂天業之隆。高。廣。遠。博。厚者。適與子思所言同。德與天地。同其覆載。所以業與天壤無窮也。且其齊。平。惠。撫。明。淨。直。誠。與虞廷君臣相戒之言。如合符節。神聖之道。東西同揆。彼此齊軌者。蓋亦有如此者矣。

自古學者。徒耽外籍。不讀我史。是以先入爲主。各有所偏倚。其讀漢籍者。僻於儒。愛禮義文物之美。以爲我不及焉。甘爲漢儒之奴隸。而不耻。讀竺冊者。僻於佛。嗜明心見性之旨。以爲我未至焉。陷爲佛徒之厮役。而不悔。雖豪傑之士。往々不免有此弊。於是乎。讀我史者。蹶起



而斥之。指前二者爲異言邪說。不能容短採長。而以一切斷滅爲快。則亦不免懲羹吹葢之失。今日讀洋書者。又視儒佛爲陋隘不足學。併與我史典而不顧之。偏讀蠻行文字。以爲一生能事畢矣。要皆非中庸之道也。夫爲學有本。本立而道生。本者何耶。曰先明國體者是也。學者誠能明國體。則知祖宗建極之旨。而後天下無不可學之學矣。抑天下之學。各有所長。又有所短。得失取舍。固不可不慎也。唯我權度一定。則大小輕重。分毫不謬。故苟明國體。則權度在我。天下之學。皆可取以爲吾用矣。足以資皇猷。而奮國勢焉。是以學必以知國體爲第一急務也。

後儒有以淺薄之見論神皇經綸之迹者。乃曰。先皇重祭享。假神怪以嚇蚩蚩之民。欲使之敬畏崇信。不敢侮我耳。噫。何其言之謬妄無忌憚之甚也。夫天祖天孫敬神愛民之誠。光明正大。上下洞達。豈有此詭譎權詐之念哉。蓋彼輩慣讀彼史。常見其所謂帝王者假天而欺民。以爲當然。遂以是擬之於我神皇也耳。不知類之甚者也。渠旣放弑其君主。覩然以順人應天爲辭。傲然自稱天子。其民之不服。固宜矣。乃如彼昊天上帝五帝六宗。皆其所假構虛設。謀禮祭以掩其醜。以服人心。豈可與我祀典酬恩報德者同日語乎。

神道以叙彝倫。人心正而後國體尊嚴。皇威因以振發。士氣因以奮勵。而後漢儒之名教。佛氏之心性。皆始爲我用。雖西洋器數之學。亦博考參取。莫不左右逢原也。



學者辨折長短。會萃精英。以爲我用。財由之而可富矣。兵因之而可強矣。凡百善政良法。皆由之而起焉。若夫使吾人心不正。則援儒混釋。所學皆僻。陷溺而不返。迷惑而不解。如西洋之學。不得而爲實用矣。噫我神道之正大。原本於國體。忠孝之行。實淵源于此。傳之千萬世。而不可變易。又推而通之於萬國。而無所不行矣。可因以撲滅邪燄。以杜禍源焉。祖宗立極之旨。顧不亦偉也乎。

方今唱巫祝神道者。自稱宗教。務排儒佛。以爲害於我道。曰我道當一據古史以爲斷矣。不可取儒佛之說而混淆之。其言誠正矣。然今諦聽其言。則陽忌牽合。陰實剽竊。何以言之。如托曲直二神以說吉凶消長之故。蓋

取之於易理及天命等之說。且其幽明二界之說。亦蓋近於天堂地獄之談矣。是皆古史之所未明言。非陰實剽竊而何乎。其他諸說。此類頗多。學者須分別視之。而至於其以彼胡鬼爲我神之異稱。則謬妄最甚。不可不痛辨也。且儒與佛。末流之弊。皆其所不免也。古今多以蘇我弑逆。道鏡僭竊。爲佛法所致。然是其人之邪惡而爾。非佛氏元有此說。則猶儒流有大姦巨惡。如秦檜韓侂胄者。不可以之罪孔子也。固不待辨矣。予故曰。儒佛有未弊。非其本旨然也。以之罪孔子釋氏者。抑亦甚矣。獨西洋之教則不然焉。其立教本旨。元在污蔑君父。以尊胡鬼矣。故君父不輕。則胡鬼不重。胡鬼尊則君父卑矣。是其所以致深患大禍者。正出於其立教之本旨。而



非末流之弊也。凡天地之間。害人紀紊。大道者。至此教而極矣。邪惡之甚。莫甚於此。則禍害之大。亦莫大於此。固其所也。而神道者流。不深察其害。陰私附益。以同神異稱之說。而尊胡鬼。以煽其邪。儼抑亦不思之甚也耳。且其自稱宗教。以襲彼陋。我邦本無宗教之名。有之始於今日。而非正稱也。但因幕府舊有邪宗門之名。而弛禁之日。少改其字面者耳。神佛者流。喜取其名。而不知慚。政府亦隨而和之。遂與邪教混視。而不別矣。今方苦其混淆難處。要是始之不慎。而終至於此也。愚亦甚矣。我朝自古無祭天之禮。桓武文德二帝嘗一行之。其後無聞焉。夫天者蒼々漢々。元無可祭之義。且天之所覆至廣。固非我私有。恩義亦不與我民關。則祭之無益矣。

然如漢學西學。以天爲重。使民崇敬。不敢違者。抑亦有說焉。彼既無祖宗之可尊。又無有萬世一系之君。則其一代之祖者。父母皆卑賤。一旦得志。奪他有以代之。服民無資。唯以得天意爲重。以爲壓下之資。故其敬天最至。配以其父祖。曰祖與天一。尊貴極矣。又曰。我位天之所命。我事皆代天工者也。其他天叙天秩。天討之類。皆歸重於天。以誣下民。是其事皆出於不得止也耳。西學之貴天主亦然。彼既欲蔑棄君臣父子之大倫。而專行其邪說。故托其原於天主。以長愚民。讀天道溯原。天主教實義等書。而其意可見焉。是皆有托而自尊。以誣萬世也。夫我祀典。莫重於大嘗之祭。而所祭者天祖。所享者民之所耕作。穀絹之類。惟天祖始開衣食之源。以養斯



民。民至今被其恩。且立極垂統以爲德兆之紀。修德施仁。以立萬世之業。其德之遠。業之大。皆爲此民。恩被此民深矣。固非彼所謂昊天上帝。指蒼蒼之天而誣之之比。則祭之皆有其義矣。又有其實矣。夫既有實矣。故生其義。集萬民感恩之誠。以報其本。享以貢物。永久不忘其朔。固有深義也矣。後人慣讀漢冊。見其書詩禮經。言多及天者。輒以天爲可畏可敬者。曰王者得天下。天之所命。故曰天子。乃以王者置天之下。民之上。王者亦起自卑。微。自視淺疎。不足以服此民也。故不得不托以自重焉。是彼祭天別有其說也。余謂我朝無祭天之禮。其義固存。我自有天祖。以爲萬物之源。歷朝天皇。正其嫡胄。固不須假天以自重也。

古者天神光宅日出之鄉。臨以照徹六合。凡光華之所及。因將使其俯服來王。以仰未景。其意就歷朝特告神官之辭。可以明知焉。詞見于延喜式。蓋神聖貽謀。燕翼子孫。遠圖雄略。安內而懷外。服邇而畏遠。固不止守內國禦外侮也。其獎勵振作之意。既顯於天。開地闢之始矣。考之古史。自瓊戈廣矛之用。至尾羽張都年。劾之銳。凡征討之所執。禮樂之所重。武事著于典故者。不一而足焉。且刀劍之精。實生八神。見于古事記。子孫皆強建武毅。奮身立功者。前後相接。太祖以神武平定天下。歷世天皇。善繼孫謀。四征不庭。懾服兇逆。未嘗不躬臨親御也。上之所行。下爭效之。感化爲風。尙武成俗。無老稚男女之別。皆崇勇武而恥怯劣。寧猛悍輕死。不柔脆偷生。此開闢以



來列聖之所用意養成也。若夫後世恬嬉之餘。天皇不臨軍。相臣不知兵。時有皇裔沈淪遐陬者。實生武勇之將。則民心所嚮去。此就彼。如水之就下。獸之走壙也。平族踣而源氏起焉。世遂仰武人爲大君者。殆七百年矣。至于今日。則前年西征之師。大纛之所向。臣民復大奮發。海陸連捷。拔山蕩海。威武震懾宇內者。是皆上古之遺風。神聖餘烈之所致也。蓋自開闢以來。磨勵振作。至于今日。而大發矣。是天神之所期。抑以待神聖之出者久矣。固非偶然也。

或曰。今也宇內大勢。駸々日進。人心日變。蓋舊革新。猶恐不及。然子徒慕古悅舊。以欲矯人心。世皆嗤爲迂濶不曉事。何其不思之甚也。曰。夫維宇內革新。故

爲此論也。夫自世道靡頹。人心僂巧。俗皆失舊。人皆忘古。適有談古慨今者。謂是不急之務。迂腐踈濶之談。非今日之所宜也。若夫世間凡百之事。唯當以智力而爲之耳。處身之術。唯利是崇。何必區々尙義之爲。是皆庸人俗士沿襲之陋說。要不繹古義。不明國體之所致也。且夫邪教惑人者。浸漸日甚。苟欲杜禍源。絕亂萌。則不得不由神道。神道明而國體嚴。人心正。而後國勢壯實。可以絕窺窬矣。抑外人伺中國。菜頤垂涎。固非一日。苟有間隙之可乘。彼豈敢逡巡辭讓而不取也乎。故人心而傾焉。彼必乘之。不可不遠虞深慮也。是愚之所以說之纓々不息也。愚年既七十。一。殘喘無幾。今而不言。將齋恨入地。是亦言之不



可休也耳。子幸察諸。莫咄以爲迂陋也。客唯々而去。  
書以爲跋

明治三十年七月 七十一老人內藤正直識

明治三十年九月三日印刷  
明治三十年九月十日發行

正價金八錢

著述并  
發行者

內藤 耻 叟

東京市小石川區小石川  
金富町五十二番地平民

印刷者 河東田 寬 林

宮城縣仙臺市表小路一番地  
宮城活版社

賣捌所

靜雲堂

伊勢 安右衛門

宮城縣仙臺市國分町  
四丁目百十四番地



